四川经济日报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刘道平诗二首

闲逛金牛公园

一望伤心碧，香风套近乎。
绮霞生百瑞，嫩水戏双凫。
时去春犹再，情非老渐无！
凝眉翻腹笥，偏要作诗奴。

当春行步

锦水明如镜，照人渡小桥。
低头花卧蝶，举目翠流梢。
鸟唱陂塘柳，云舒静婉腰。
春容何顾我？许是已神交。

狮市古镇游开街

□ 丁信才（成都）

（一）

古镇千秋含笑脸，街门今始为君开。
乐游盐驿水乡美，悦见马安风物来。

（二）

狮滩历代占风流，盐驿家乡水码头。
千载人文辉日月，满街庶子乐田畴。
苗湖带雨常来客，古镇沿阶不尽愁。
青鸟频传云外信，橙黄橘绿故园秋。

（三）

竞渡船归江水滨，堤边摇曳步芳尘。
忽惊紫燕吊楼过，遥踏青云逐浪巡。
狮子山崖春色远，太平桥外柳枝新。
千年古镇风花弄，街巷穿行寻梦人。

注：自贡市“魅力盐都·安逸灯城”2021年春季乡村旅游活动富顺会场在“四川历史文化名镇”狮市镇开幕，标志着千年古镇游开街。

幽兰春语（外二首）

□ 红叶（成都）

雨霁霞光照，和风锦水清。
翠枝牵碧彩，花萼吐芳英。
紫气凭栏起，幽兰会意明。
岁华香自好，晓梦泛瑶琼。

风铃花开

南美奇花锦水栽，清明玉蕊为谁开。
逍遥吟唱春光曲，云淡风轻蝶梦来。

致谢晚霞

笔底波澜映水流，晚霞红叶写春秋。
诗情婉转平生意，唯有知音共唱酬。

春在我，我不在春

□ 布衣阳光（成都）

（一）

小院里
鸟儿们驼来的叽喳
挺起了精神
花草争先挤进门的欢笑
与儿孙抢占一屋紫气
把窗打开，空气的精彩
没有表白，只有敬重
一窗四季，别来无恙
听说爱情回来过
我只是抬了抬额纹
因为，你终究会选择温存、宁静

（二）

樱花说：
我理解阳光的初心
马尔克斯笔下的爱
要么为它而死
要么为它而生
就为生做准备吧
给我一个“桃”的命名

（三）

冬梅说：
春天里
我就过了放飞的年龄
你放出的所有笛音
只能在我心里回馈
就算你送我一个春天
我也开不出一枚花蕊
该来的来，该去的去
风，一点点稀释的暗香
悄悄接纳阳光的心事
都这把年龄了，还谈什么爱情
浅薄的追赶
关键是读懂春天年年相聚
读懂日子的文化自觉性
我不在春
春却在我

我与德阳的远近深浅

□ 徐建成（成都）

又一次来到德阳，两天里走马观花，参观采访了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德赛尔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和四川金鑫股份有限公司。

采风归来，忆起了我与德阳的远近深浅……

是在六十年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有次听同学说：“写《林海雪原》的作家曲波是德阳二重的副厂长。”那时，我读初一，在已读过的几部长篇小说中，就有《林海雪原》。从那时起，我记住了曲波，也记住了德阳；但距离我走近德阳还有很漫长的岁月。

我到报社工作后，不止一次到过德阳采访，但有一次去就是玩。是我的一位作者，写散文的，名叫黎先熙，他开车到成都请我与妻到德阳游玩，陪我们参观了德阳艺术墙和德阳文庙，然后就送我们回成都。那是一个星期天，彼此都不误工作。

前不久，我所在社团一行二十人又到德阳中江樱花岭采风，由樱花岭诗社做东。樱花开得正盛，茶聊更兼吟诗，会长何开四老师即兴吟了一联：菩提树下悟菩提，樱花岭上看樱花。言简意赅，颇有禅意！

此次再到德阳采风，深感主办方德阳散文学会的精心安排。三年前散文作家到德阳采风，主要是采访改革开放第一镇——广汉向阳镇。我写了一篇《广汉向阳的两块牌子》，不久后入选《川鲁现代散文精选》一书出版。而此次采风为工业采风，参观的四个单位均系工业企业，令散文作家们有耳目一新之感 。

我们在二重集团八万吨模锻压力机下抬头仰望，仰望它七层楼的高度和感受它八万吨级从天而降的神力——如果说传统的铁匠锻造工具铁锤是它的老祖宗，那么，它就是全球第一最长最重的铁锤。我们仰望着它，就是向中国制造致敬，向中国制造、向中国工人阶级行注目礼！

我们在特变电工（德阳）的厂房中参观，看那长长的电缆散发出的太阳般的光芒——从一家校办工厂发展壮大的这家上市公司从事着光明的事业，用他们的电缆电器把太阳的光辉输送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万厂千镇、万户千家，让温暖充溢着全面奔小康的光明中国！

走进四川德赛尔化工实业公司，我们在“博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牌匾下行注目礼，向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致敬！在公司那宽大的草坪上，我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看见那些草地上的牛群幻化成了彩色的虹霓——展厅里那一张张五颜六色五光十色美丽鲜艳得不忍触摸的皮革半成品让人有无穷的想象力，从皮包到皮衣，从沙发到车座套……美丽中国已经走上了高速公路！

此次采风的最后一站是四川金鑫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的旧址已变成了一个工业博物馆，它向人们展示着当年，展示着高大的厂房里那些陈旧的机床，展示着当年那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故事。

这家企业的办公楼和厂房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难道我来这里采访过？二十多年前，东方石化机械总公司散文作者黎先熙曾请我到过他的办公室，有点像这幢旧的办公楼。

从大门上的吊牌和展图中，我得知这个企业曾经名叫东方机械总公司，从陈旧的建筑，从宽敞的车间我可以想见它当年的辉煌。二十多年前，这家企业办有铅印的厂报，厂报的编辑袁玉华曾借调到我负责的四川工人日报《企业文化》编辑部工作，后来，小袁到了《成都商报》，再后来，她到北京发展去了。

这家企业的党委书记亲自担任解说员。在他的讲解间隙，我问道：“请问书记，我有一位老作者名叫黎先熙，是不是你们公司……”书记应声答道：“他是我们的党委书记，是第三届，我父亲与他是同事，他是我的父辈。”书记证实了这家企业的老书记兼散文作者黎先熙已去世多年了。

这家企业的厂房与机床老了，便把一座工业博物馆留在了企业旧址，让人们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我的老作者老朋友黎先熙他们那一辈也把一座工业重镇德阳留在了人世间，巍然屹立于中国西部——这是非虚构的形散而神不散的集体创作的工业大散文，它比黎先熙笔下的散文作品更厚重、更生动，更令我们读来为之动情、为之动容……

德阳，德阳——厚德载物，高天暖阳！

船形街的下午茶

□ 赵平（成都）

船形街很有名，尽管它在川南犍为县罗城镇这个小地方已经沉寂了很多年。而我，此前对老镇和镇上这条老街是知之不多的。

多年前去往沐川竹海的半道上，同行的朋友无意间说起，前方就是号称“东方诺亚方舟”的罗城古镇船形街。这让我很是惊讶，依稀记得在媒体上曾经看到过对这处老街的介绍，不曾想，突兀之间竟然已经来到了它的近旁。

顶着炽烈的阳光，我们在船形街上走马观花逛了一圈，除了惊讶于这条据说是中国唯一的船形小街完好如初、原汁原味的古镇风貌外，忙于赶路的我们对这里的民风民情并没有更深切的体味。不过，这样的惊鸿一瞥，的确让我留下了千千心结。这老镇上的船形街，恰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媛闺秀，时常莫名牵动着我的心扉，让我很难忘记它沧桑的韵致。

几年后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我再一次来到罗城。赶到镇上已经是午后了，走进古朴的船形街，明晃晃的阳光下，川南老镇浓郁的市井风情扑面而来。

船形街建于明末崇祯年间，建筑风格非常独特，两百多米长的老街两头窄，中间宽，从空中鸟瞰，梭形的街面就像一条大船。老街两边都是木质结构的长排旧瓦房，临街那面屋檐宽大，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当地人叫它“凉厅子”，船形街也常被称作凉厅街。老街中央是称为“万年台”的老戏楼，飞檐翘角，轻灵典雅，两边廊柱书有一副很有韵味的金字对联：“昆高胡弹灯曲绕黄粱，生旦净末丑功出梨园。”想必这里是几百年来老镇人唱戏比武、节庆祭祀的场所。

但见这条老街上，两边宽大屋檐下坐满了打长牌、下象棋、摆龙门阵的人们，最多的当然还是品茗的茶客，唯独不见有人大战方城，这着实让我有些惊讶。在四川各地大大小小的老镇新街，喝茶早就与搓麻将相伴同生，船形街密匝匝的茶铺里却难寻麻将的踪影，真真是清一色方桌竹椅盖碗茶，这倒也成就了老镇上一幅独有的景观。

这一次，我们混迹于罗城人的生活圈子，也像他们那样叫上一碗清茶，消消停停闲坐在长廊下面，眼观行者熙来攘往，耳听茶客谈天说地，想这几百年来，罗城人就是在这样悠闲自在而又充溢着迟暮之美的场所，远离尘世间的烦扰，有滋有味的安闲度日，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真是让人徒生出几分艳羡。

看我们一身外地游客的打扮，一旁茶桌上几位老人同我们搭起话来。一位头发花白、吧嗒着长长叶子烟杆的老者告诉我，他是土生土长的罗城人，从打小记事起就喜欢在这条船形街上走，晴天不晒太阳，雨天不湿鞋子，感觉巴适得很。在他印象中，眼前这条老街从来就没有变过样子，如今，他每天坐在这里喝茶，对着老街发呆，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往岁月里的那些人和事。

老人放下长长的烟杆，端起茶碗来深呷了一口，又说起这茶铺后面有一处以前的广东会馆南华宫，算起来很有些年头了。

我曾经查阅过史料，被称为“旱码头”的罗城镇地处交通要隘，清代就是重要的驿站，有四大寨门、四小巷口、三庙五宫、九条街，当年的繁华可见一斑，南华宫就是这其中一处广东会馆。

我跨上相机，从密集的茶座穿过去，经过茶铺旁边一条不起眼的狭长小巷，远远看见种着玉米的一片小山坡，坡上站立着两个高大的石狮子。

遥想当年，南华宫二重正殿，戏楼抱厅，香火鼎盛，气势恢宏，然而历经岁月风雨，遭遇多次劫难，最终毁于一场大火，不见了当年的辉煌，唯有一对青石雕琢的狮子还矗立在遗址门前。时光流逝使得石头有些风化斑驳了，历经沧桑的两头狮子依然威猛雄浑，气势不减当年。

暮春时节，午后的太阳投下有些热辣的金光，湛蓝的天空衬托出石狮恒久的风姿和威仪。这一刻，它们在想些什么呢，是追忆往日的荣华，感叹世态的炎凉，还是惆怅时光的飞逝，唏嘘人世的无常。如今，过往的一切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头石狮笑看天高云淡，任由云卷云舒，那份恬静淡然令人思绪翻涌。这两头石狮子该是有灵性的吧，我想。

回到老街茶铺坐下，招呼老板重新换过一碗新茶。从老屋房顶的亮瓦和廊檐间的缝隙射出来了几缕耀眼的光柱，给凸凹不平的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也直直投射到了刚沏好的茶碗里。

罗城古镇船形街一角 （罗庆祝 轩视界）

夕阳西下，老街上的人流还在来来往往，不时有身着旗袍、打起阳伞的游客大呼小叫的驻足留影，古老与时尚在这里竟是那么相融、那么和谐。抬眼望见船形街中央，落日余晖把那座古朴典雅的老戏楼镀上了金色的光晕，一时间，耳边似听得戏台上响起了紧锣密鼓，一幕出将入相的好戏就要粉墨开场了……

船形街的下午茶哦，味道儿硬是悠悠的长。

汞都的前世今生

□ 伍秋明（贵州）

万山汞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早已熟悉并铭记在心的地方。很早就知道，在贵州除了六枝之外，还有一个成立得最早的县级特区——万山特区，前者因煤而得名，后者因汞而闻名。于是，就有了一个由衷的向往：一定要到水银产量居亚洲第三、中国第一并有着“中国汞都”之称的地方去看看。

多少年来，无数次到铜仁，到凤凰等地，每一次都会经过万山，却都因故未能如愿。而我每次都会自我安慰：下次吧，下次再去！

这一次我真的来了，可是，当我走进这方曾经耀眼夺目的天地，已是万物萧条的冬天，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一丝生机。原来，我与汞都竟是一场恍如隔世般的邂逅。

万山汞矿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秦、汉时就有人在万山采矿，唐、宋时万山已盛产朱砂、水银。鸦片战争后的1898年，英法帝国主义入侵万山，开设英法水银公司，强买、强租、抢夺万山汞矿，短短十年中掠夺水银700多吨。不仅如此，还故意挑起工人械斗，致使上万人死亡，留下黑硐子“万人坑”作为侵略者的罪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万山汞是我国出口的主要物资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它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资源枯竭，2001年，汞矿被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从此，它所有的辉煌都随着使命的结束而黯然淡去，留下了一座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汞矿遗址。

此时，我只能看到一座人去楼空、毫无生气的“汞都”！

矿山关闭后，这里就被外来的旅游公司投资开发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千年丹都·朱砂古镇”。而谁都知道，所冠之名再如何响亮与美丽，都是为了旅游的需要。在汞都的两天时间里，从早到晚，我的耳畔一直充斥着反复播放的各种“红歌”，歌声嘹亮，豪情万千，眼前却是一幕幕落寞、孤寂的景象：修葺一新的文化广场难见人影，工业博物馆门庭冷落，一些气派十足的办公大楼书写着醒目的大红标语，却掩饰不住背后的凄凉，可以容纳400人的大礼堂只有我一个人在看老电影《地雷战》。

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伏击着我，我真的来晚了！

早上起来，就听一个当地人说几天前这里下了一场大雪，地上厚厚的凝冻让人难以行走，这两天才转晴。此时，暖暖的太阳照在已经干枯的树叶上，寒风却阵阵吹来，我裹紧身上的棉衣，一边踏寻每一处“遗址”，一边用心与之进行着寂寥的对话。

走过一栋老式的二层楼房时，楼前那一排低矮的煤棚吸引了我，其中有一个煤棚青烟缭绕。这样的煤棚以及煤棚外面长长的铁丝晾着衣被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生活环境，想起了一些温馨的往事。

汞都，我曾经向往的地方，我没能一睹你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风采，却在这里看到了久违的乡愁。顿时，我满心的失落感如那缕缕青烟一点点散去……

走近那间煤棚，很快，一个看上去很精神的老年女人弓着身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原来她正在里面熏腊肉和香肠。

经过摆谈，得知老人叫刘云花，今年76岁，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几十年，退休前是汞矿医院的职工。刘云花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汞矿职工，父亲在供电站工作，母亲在坑口选料，后来两个老人都患了病。那些年工资收入低，每个月才15元，母亲因为无钱医治而去世。刘云花的老伴原来是汞矿小车班驾驶员，也去世多年，几个儿女大都在矿山工作。她每月只有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至今仍然住在一套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这栋楼本来有三十户人家，如今都搬走了，只有她和女儿住在里面。

如今的汞矿遗址已经被当做“历史文化、矿山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景点来开发，绝大部分的矿职工都搬迁走了。故土难离，不到强行搬出的节骨眼上，很多老汞都人都愿意厮守在这片献了青春献终身的土地上，他们有着刻骨铭心的汞都情结，刘云花就是其中的一位。

望着一处处保留完好的矿山遗址和那个时代的印迹，很难想象那些当年满怀激情来到这里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大江南北的“移民客”，还有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汞都发展的见证者们，他们是如何经历了蜕变的阵痛和涅槃的煎熬？

或许，社会的文明进步总要有人作出牺牲。可是，当我面对如画卷般壮丽的悬崖，环视悬崖上那些被当作景点供游人参观的或新或旧的建筑，我的心仍如汞砂般沉重……

美丽与悲凉

□ 许永强（成都）

一天，德国音乐家梅亚贝尔（1791—1864）为了一点小事和妻子争吵起来。可事情很小，他不希望再吵闹下去，却也不愿意向妻子求饶。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他在钢琴前坐下，弹起了友人肖邦送来的《夜曲》。很快，他的身心都沉浸在乐曲之中，跟妻子吵架的不快已抛到九霄云外。

过了一会儿，怒气未消的妻子也为那优美的旋律所吸引，她一步一步走到钢琴边，在十分激动中抱住了丈夫，热烈地亲吻起来…… 肖邦的《夜曲》就这么使一对争吵中的夫妇重归于好。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总是非常美丽，但美丽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无限的忧伤与悲凉。

就拿这位“钢琴诗人”肖邦来说，天性的忧郁以及家国难回的遭际，总是使他带着“最高的十字架”，长期处于悲凉与痛苦之中。他喜欢单独和波兰的朋友在一起，在给波托茨卡娅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就像不能拒绝给病人服药一样，我从来也不拒绝给密茨凯维支和诺尔维德弹琴。他们中有一个来的时候，我就坐下弹琴，有时始终一句话也不说。我的音乐不止一次引起他们流泪，这眼泪难道不是民族艺术家最高的十字架吗？”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总之，过分的敏感、经济上毫无保障的生活以及后来与乔治·桑爱情的破裂，终于把这位音乐家推到了绝望的境地。他叹息道：“为了自己的眷恋，我受了致命伤。”

时至今日，恐怕无人会否认海明威与福克纳的伟大，还有他们的作品带给我们的美丽享受与锤子敲击灵魂般的震撼。但坚强自大如海明威，到了晚年，“事实上，则于每晨早起，站立案前翻弄未完成稿，不言不语，未能再着一字”，“间或向爱荷达故居故地远眺，目光则日益冷漠，视而不见，或与医生同坐北窗下，默默垂泪”。这真的很难与那个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的“硬汉子”海明威联系在一起。这位向以强硬著称的大作家最终无法控制悲凉的侵袭，终至饮弹自戕。与海明威相比，福克纳的晚年情状也好不到哪里去：“独坐书房中，默默眺望着窗外，他仍是一个羞怯的苦恼人，疑虑、担忧，特别是失落和黑暗逼近感，继续困扰着他。”“失落感与黑暗逼近感”，可真是概括了大多作家的晚年情状。看来，除了生存方面的一般痛苦外，作家、艺术家至少还比他人更多一层痛苦，那就是对创作才华一旦消逝的恐惧。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晚年走失于火车站，死在风雪中；《红楼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但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才最终写成；梵高的画如今已成为富豪们奢华的藏品，但这位“世界上最孤独的人”生前为了一点点一厢情愿的爱，甚至向一个小妓女奉献一只耳朵；与梵高一样，高更也是印象派的巨擘，但为了自己心爱的艺术，他曾经抛妻别子，也放弃了数目不菲的银行家产业，独自一人前往塔希堤岛过一种类似野人的生活……

人间悲剧何其多，而作家们在为人间奉献美丽、丰富与快乐的同时，也积聚着他们自身终将不免的悲怅。这种伤痛固然来自日渐“圣者”的情怀，同时也是职业选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做个成功的商人或其他行道者，尽可平安、富贵地度过一生，何来那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忧伤、恐惧与悲凉！

然而，正是有了这些忧伤、恐惧与悲凉，人间才有那么多美丽温馨的故事，才有那日益丰富且永远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向那些深受苦难、饱经悲凉和沧桑、高贵而又伟大的灵魂致敬！

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金家坝街7号 本报法律顾问：何佳林 13908228502 办公室：028—86632091 总编室：028-86641711 028—86646411 地方新闻部：028—86242769 广告经营中心：028—86642864 邮政编码：6100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每份零售价：1.6元 本报激光照排 成都兴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